

中国历代经典宝库

唐宋八大家

大块文章

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

唐宋八大家

大块文章

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

中国历代经典宝库
大块文章——唐宋八大家

编撰者:张 健

主 编:符国栋

副主编:周小华 高 丰

责任编辑:何晓玲 卫淑霞 杨伟祯

执行编校:丛 超 周小华 周 磊

※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三环出版社

(570216. 海口市金盘区建设三横路2号)

琼山市印刷厂印刷

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10.875

字数:22万 印数:0001—2000

书号:ISBN7-80564-873-5/K·27

全套定价:998.00(元)

中国历代经典宝库——

一个中国古典知识 大众化的构想

许多讨论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，大概都承认一桩事实：中国文化的基调，是倾向于人间的；是关心人生，参与人生，反映人生的。我们的圣贤才智，历代著述，大多围绕着一个主题，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。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，汉魏

各家的传经事业，韩柳欧苏的道德文章，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；无论是贵族屈原的忧患独叹，樵夫惠能的顿悟众生；无论是先民传唱的诗歌、戏曲，村里讲谈的平话、小说……等等种种，随时都洋溢着那样强烈的平民性格、乡土芬芳，以及它那无所不备的人伦大爱；一种对平凡事物的尊敬、对社会家国的情怀、对苍生万有的期待，激荡交融，相互辉耀，缤纷灿烂地造成了中国——平易近人、博大久远的中国。

可是，生为这一个文化传承者的现代中国人，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、胸怀天下的文明，这样一个塑造了我们、呵护了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母体，可有多少认识？多少理解？又有多少接触的机会、把握的可能呢？

一般社会大众暂且不提，就是我们的莘莘学子、读书人，受了十几年的现代教育以后，究竟读过几部历代的经典古籍？了解几许先人的经验智慧？当年林语堂先生就曾感叹过，现在的大学毕业生，连“中国几种重要丛书都未曾见过”，遑论其他？

特别是近年以来，电视、电影和一般大众媒体的普遍流通，更造成了一个畸形文化当道、社会价值浮动的生活形态。西方一位著名学者雷文孙所说的当代世界是一个“没有围墙的博物馆”，固然鲜明了这一现象，但真正的问题，却在于我们的根性尚未扎稳，就已目迷五色地跌入了传播学者所批评的“优势文化”的辐射圈内，失去了自我的特质与创造的能力。

何况，近代的中国还面对了内外双重的文化焦虑。自内在

而言，白话文学运动固然开发了俚语俗言的活力，提升了大众文学的地位，觉悟到社会群体的知识参与力，却相对地减损了我们对中国古典知识的传承力；以往属于孩童启蒙的“小学”教育，属于读书人必备的“经学”常识，都在新式教育的推动下，变得无比艰涩与隔阂了。自外在而言，五四以来的西化热潮，不断开展了对西方经验的学习，对传统意识的批判，意兴风发地营造了我们的时代感觉与世界精神，为我们的现代化打下了一定程度的基础；它也同时疾风骤雨般地冲刷着中国备受误解的文明，削弱了我们的文化认同与历史根源，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上模糊了着力的点，漫漶了精神的面。

几十年前，国际联合会教育考察团在一份报告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：欧洲力量的来源，经常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与新认识而达至；中国的教育也理当如此，才能真正发挥它的民族性与创造性。

事实上，现代的学术研究，也纷纷肯定了相似的论点。文化人类学所揭示的，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的殊异性与持续性；知识社会学所探讨的，一个文化的强大背景与典范人物，常常是新一代创造者的“支援意识”的能源；而李约瑟更直截了当地说，除了科技以外，其他文化的成果是没有普遍性的。在这里，当我们回溯了现代中国的种种内在、外在与现实的条件之余，中国文化风格的深透再造，中国古典知识的普遍传承，更成了炎黄子孙无可推卸的天职了。

《中国历代经典宝库》的编辑印行，就是这样一份反省与

辨认的开展。

在中国传延千古的史实里，我们也都看到，每当一次改朝换代或重大的社会变迁之余，都有许多沉潜会通的有心人站出来，颠沛逢时，心志不移地汲汲于兴灭继绝的文化整理、传道解惑的知识普及——孔子的汇编古籍、有教无类；刘向的校理众书、编目提要；郑玄的博古知今、遍注群经；乃至孔颖达的《五经正义》，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，王心斋的深入民众、乐学教育……他们或以个人的力量，或由政府推动，分别为中国文化做了修旧起废、变通传承的伟大事业。

辛亥革命以来，也有过整理国故的呼吁、读经运动的倡行；商务印书馆更曾经编撰印行了相当数量、不同种类的古书今释语译。遗憾的是，时代的变动太大，现实的条件也差，少数提倡者的陈义过高，拙于宣导，以及若干出版物的偏于学术界或知识分子的需要；这一切，都使得历代经典的再生，和它的大众化，离了题，触了礁。

当我们着手于这项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一方面感动于前人的努力，一方面也考虑了当前的需求，从过去疏漏了的若干问题开始，提出了我们这个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的构想与做法。

我们的基本态度是：中国的古典知识，应该而且必须由全民所共享。它们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，也不是少数学人的独宠，我们希望它能进入到大众的生活里去，也希望大众都能参与这一文化传承的事业中来；何况，这些历代相传的经典，又有那么多的平民色彩，那么大的生活意义——说得更彻底

些，这类经典，大部分还是平民大众自身的创造与表现。大家怎么能眼睁睁地放弃了这一古典宝藏的主权呢？

为此，我们邀请的每一位编撰人，除了文笔的生动流畅外，同时希望他能拥有古典的与现代的知识的专家、学者，对当前现实有一适当的理解与同情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历代经典的重新编撰，方始具备了活泼明白、深入浅出、趣味化、生活化的蕴义。

也是为此，我们出版这套书，除了面向多层次的读者外，还考虑到青少年读者。毕竟，这是一种文化扎根的事业，扎根当然是愈早愈好。在最有吸收力、阅读力的年岁，在最能培养人生情趣和理想的时候，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就能与这些清澈的智慧、广博的经验为友，接触到千古不朽的思考和创造，而我们所谓的“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”，才不会是一句口号。

这也意味了我们对编撰人写作态度的恳盼，以及我们对社会群体的邀请。但愿透过这样的方式，让中国的知识、中国的创作，能够回流反哺，回到每一个中国家庭里，使每一位具有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华子民，都能喜爱它、阅读它。

我们深深明白中国文化的丰美，它的包容与广大。每一时代，每一情境，都有不同的创作与反省；它们或惊或叹、或悲或喜，或温柔敦厚、或鹏飞万里，虽然形式多端、诉求有异，却丝毫无损于它们的完美与贡献。这也就确定了我们的选书原则：尽可能的多样化与典范化。像《四库全书》对佛典道藏的排斥，像历代经籍对戏曲小说的贬抑，甚至多数人都忽略了的

中国的科技知识、经济探讨、敦煌遗墨，都是我们所不愿也不宜偏漏的。

就这样，我们在时代意义的需求、历史价值的肯定、多样内容的考量下，从二十五万三千余册的古籍旧藏里，归纳综合，选择了目前呈现在诸位面前的五十八部经典。这是我们开发中国古典知识能源的第一步，希望不久的将来，我们能继续跨出第二步、第三步……

我们所以采用“经典”二字为这五十八部书的结集定名，一方面——《说文解字》所释的，“经”是一种有条不紊的编织排列；《广韵》所说的，“典”是一种法，一种规则。它们的交织运作，正可以系统地演绎了中国文化的风格面貌，给出我们日常行为的规范，生活的秩序，情感的条理。另一方面——也是采用了章太炎先生的说法：它们是“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”一些书。我们相信，中国文化的恢宏壮丽，必须在这样的襟怀中才能有所把握。

与这个信念相表里，我们在这五十八部经典的编印上，不作分类也不予编号。这套经典对我们是一体同尊的，改写以后也大都同样亲切可读，我们企冀于提供的，是一套比较完备的古典知识。无论古代中国七略四部的编目，或现代西方科技分类的正名，都易扭曲了它们的形象，阻碍了可能的欣赏，这就大大违反我们出版这套书的宗旨了。

但在另一种意义上，我们却分别为旧典赋予了新的书名，用现代的语言烘托原书的精神，增进读者对它的亲和力；当

然，这也意味了它是一种新的解释，是我们以现代的编撰形式和生活现实来再认的古典。

也是在这种种实质的、阅读的要求下，我们不得不对原书有所去取，有所融汇与变通。譬如，原典最大的《资治通鉴》，将近三百卷的皇皇巨著，本身就是一个雄伟的书中帝国，一般大众实难轻易地一窥堂奥。新版的《帝王的镜子》做了提玄勾要的梳理，形式也类同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》的体裁，把它作了故事性的改写，虽然字数浓缩了，却在不失原典题旨的照顾下，提供了一份非专业的认知。其他的部分经典，也有类似的写法。这方面，欧美出版界倒有不少可供我们借鉴的例子。远的不谈，就以汤恩比的《历史研究》来说，前六册出版了未及十年，桑马威尔就为它作了浓缩至六分之一的大众节本，畅销一时，并曾获得汤氏本人的大大赞赏。我们的作法虽不必尽同，但精神却是一致的。

再如，原书最少的老子《道德经》，这部被美国学者蒲克明肯定为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，短短五千言，我们却相对地扩充、阐释，完成了十来万字的《生命的大智慧》。又如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等书，原有若干重叠的记述，经过编撰人的相互研讨，各有删节，避免了雷同繁复。……由于历代经典的缤纷多彩，体裁富丽，笔路万殊，各编撰人曾有过集体的讨论，也有过个别的协调，分别作成了若干不同的体例原则，交互运用，以便既能充分发挥原典精神，又能照顾现实需要，为广大读者打出一把把迈入经典大门的钥匙。

无论如何，重新编写后的这套书，毕竟仍是每一位编撰者的心血结晶、知识成果。我们明白，经典的解释原有各种不同的学说流派，在重新编写的过程里，每一位编撰者的参酌采用，个人发挥，我们都寄寓了最高的尊重。

这套书，分别附上了原典或原典精华，不只是强调原典的不可或缺，更在于牵引有心的读者，循序渐进，自浅而深。但愿我们的读者，在举一反三、触类旁通之余，更能一层层走向原典，去作更高深的研究，缔造更丰富的成果；上下古今，纵横万里，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。

是的，我们衷心希望，这套《中国历代经典宝库》的编印，将是一扇现代人开向古典的窗；是一声历史投给现代的呼唤；是一种关切与拥抱中国的开始；它也将是一盏盏文化的灯火，在漫漫书海中，照出一条知识的、远航的路——

也许，若干年后，今天这套书的读者里，也有人走入这一伟大的文化殿堂，与先圣先贤并肩论道，弦歌不辍，永世长青地开启着、建构着未来无数个世代的中国心灵！

历史在期待。

一九九八年元月

原著者简介

唐宋八大家

作者为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苏洵、曾巩、王安石、苏轼、苏辙。

其中韩愈、柳宗元是唐朝人，中间跨越一个五代，最晚的是苏辙，去世时已是北宋末。这当中绵延了三个半世纪，是在时间上包含最广的一组文学史人物。八人均能诗能文、才艺纵横。

致读者书

亲爱的朋友：

中国是一个爱好数字的民族。我们爱数字，不是用来数钱算地，我们爱拿数字来润饰人事、美化历史。

大家听了这话，也许会像丈二和尚似的，摸不着头脑了。其实说破了也很简单：读历史也好，读小说也好，大家不是常会碰到一些用数字串连起来，听上去很悦耳或者很响亮的名词吗？最多的是四个字的，其次是两个字的，也有三个字、五个字的。比如说：“七星”、“八卦”、“三皇五帝”、“春秋五霸”、“战国七雄”、“八王之乱”、“建安七子”、“竹林七贤”、“竟陵八友”、“醉中八仙”、“竹溪六

逸”、“五虎将”、“前后七子”、“诗坛三李”、“一百零八将”、“四维八德”、“九流十家”、“十八罗汉”、“八大金刚”等等，有时候觉得很有趣，有时候又觉得有点迷惑，可是，没有人能够对它们毫不动心，对不对？“竹林七贤”，总比单单一个阮籍更有魅力吧？“前七子”总比一个李梦阳声势浩大吧？

稍为读一点文学史的人，谁不知道唐宋八大家呢？《唐宋八大家》跟上面所举的那些例子，都有些不同，它不但有五个字，而且自然而然地会给人一种“如雷贯耳”的印象。为什么呢？“八”已经够大了，下面还要加上“大家”两个字——在直觉上，“家”比“子”强，“大”又是锦上添花。何况，他们这八位先生还是跨越两个时代的呢！其中韩愈、柳宗元是唐朝人，中间隔一个五代，下面才依次出现欧阳修、苏洵、曾巩、王安石、苏轼、苏辙六位，最晚的苏辙，去世的时候已经是北宋末了。韩愈生于公元七六八年，苏辙死于公元一一二二年，这当中绵延了三个半世纪！除了近人所拟的“词坛三李”（但是叫起来不太响亮）之外，这是在时间上包涵最广的一组文学史人物！

而且，这八位大家当中，韩、柳、欧、王和苏轼，都是能诗能文、多才多艺的天才。欧阳修和苏轼的词也写得很出色。苏洵、曾巩、苏辙的诗名虽然不盛，也是人人能诗，苏辙写的诗尤其多。所以他们组合在一起，更使人有

“不作第二组想”的感觉。

这样八位大文豪的文章，要想用十几万字的篇幅来选读，本来就是一桩相当局促的事。就像请八位奥运金牌选手到一所很小的操场上练习一样地委曲他们。何况还要注释、语译和赏析呢。所以，我很不得已地，只好每个人少选几篇，大部分选代表作，而且是各种类型、各种内容的代表作，极少数几篇是我个人偏爱的，也有一两篇是特别适合青少年朋友阅读的，像王安石的《伤仲永》。这样一来，韩愈只选了四篇，乍看他的文章比柳宗元、苏轼的还少，好象有点对不起他，可是仔细看看就知道了：因为《原道》很长，花费的篇幅也最多；而苏轼的六篇里，至少有三篇是短文章，柳宗元的游记也比较短，实际上，韩愈在本书里所占的字数还是第一。

在注释方面，解释力求简洁清楚，完全用白话，尽量少注琐屑的出典，有故事性的地方稍为加强。语译一项，我把它叫做“译述”，其实百分之九十五以上，都是很忠实、很流利的白话翻译，只有百分之四、五，用白话直接翻译几乎不可能，翻出来简直不像现在人常常念的文章，那我就揣摩原来的意思，稍稍改写，在文字的详略和语气上，略微有些变动，但绝对不损害原作的精神。如果在这种情形下，还有人“读不懂”哪一小段或哪一句，恐怕就是原作的意义比较深奥了。

赏析方面，也努力做到深入浅出，除了说明题旨、段

意之外，还进一步地发挥文意，分析作法。有时候，一篇很短的文章，我倒说了很多，因为它的内涵实在很丰富。有时还牵涉到作者的生平背景和学问修养品性，所以不能不说得详细一点，像苏轼的《记承天寺夜游》就是。这篇文章，我中学时代就很着迷，二十年前我大学毕业前夕，就是用这篇短文作题材来试教的。所以它不止是本身了不起，也连带地跟我自己一段温馨的记忆有关。还有曾巩的《赠黎安二生序》本身也不太长，可是它使我想起一个青少年在当前社会里，也会受到类似的考验，遇到类似的问题，所以也多发挥了一些。但愿这些文字，都能给读者朋友们一些帮助，帮助大家学会不读死书，一隅三反。

最有趣的是：我在写苏轼《喜雨亭记》的时候，总想着前一阵子台湾严重干旱、轮流停水的事，不料诺瑞斯台风终于带了一阵豪雨，解除了绝大部分地区的水荒，不论农民和市民，都展开眉头了。这跟《喜雨亭记》里所记述的，不是很相似吗？只不过我们的时代进步多了，可以请空军相机制造人造雨，还有其他一些应急的措施；同时，现在大概也没有一个雅人会为一座亭子取名为“喜雨”了——真不知有没有人会把当天出生的小宝宝取一个“诺瑞斯”或“诺瑞士”的小名咧。希望我这部书的读者不限于青少年，也希望大家在读完这部小书以后，能引起进一步的兴趣，热心地去读八大家其他的文章，甚至于他们的诗、词——那是文学史上的另一些芳邻。这是我最大的愿

望，也将是我最大的快乐。

最后，还要请各位读者指教，不管您的年龄是十一岁，还是八十一岁。

张 健